

郫县博物馆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望丛祠



7.1

望丛古今

王宗禧 尹全德

周培忠 向熙成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 成都

责任编辑：李洪烈
封面设计：李文金
封面题字：李半黎
技术设计：古蓉

望丛古今

王宗禧 尹全德 周培忠 向熙成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中科院成都分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51 千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733-7/G.133 数印：1—5,000

定价：2.50元

序 言

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创建，究竟是始于李冰，还是始于古蜀国望帝、丛帝？这个争论由来已久。苏东坡就有自己的见解，可惜身在江东，无法参加研究与论争。他在《雪浪石》一诗中颇为遗憾地说：“离堰四面环江水，座无蜀士谁与论？”从这两句诗可以看出，北宋时已经开始有人把都江堰宝瓶口南岸那个石山（古名“观坂”），说成是李冰所凿的离堆，从而篡改和否定古蜀国望帝、丛帝治理岷江的历史。苏东坡不同意那种说法，认为《史记》所载“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应在今天乐山市对岸的乌尤江。因为那个离堆才是“四面环江水”，并与沫水（大渡河）有关的。

1978年初，承蒙史学泰斗郭沫若的帮助，我写的《宝瓶口和沱江是李冰之前开凿的》一文，得以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重新挑起关于都江堰创建史的争论。这固然是历史上的老争论的继续，但也有新的原由。那就是解放以来四川出土了大量古蜀国时代的文物，它使人重新认识古代史籍中关于蜀民族的记载，重新评价古蜀国的经济文化水平。

遗憾的是，与我论战的诸君似乎没有看过新都马家场蜀王墓出土的兵器和金属工具，也没见过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令人惊叹的古蜀国青铜器，仍然引用元、明、清时人的史地著

作，来否定先秦、两汉、魏、晋史家的记载，不承认古代蜀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灿烂文化，从而否定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治理岷江、开出沱江的功绩。

如今我远在北京，做的又是终年忙碌的新闻工作，没有时间继续研究都江堰创建史和古蜀国历史，常以为憾。令人高兴的是，郫县人民政府重新修葺了蜀望丛祠，郫县史学界不少朋友在研究古蜀国历史，并且编印出版了《望丛古今》一书。

这本书里，既有古代史家关于蜀民族和蜀国的记载，又有当今学者写的研究文章；既汇集了古代诗家关于望、丛二帝的名篇，又搜集了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和山歌。可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由于过去的历史教科书很少记述古代的蜀民族和蜀国，偶尔提到也仅仅当作不可信的神话传说，以至许多人对古代的蜀族和蜀国毫无印象。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此书，我这里作一些简单介绍。

蜀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支。关于蜀的记载，最早见于殷商的卜辞（甲骨文），其次是西周时铸造的“毛伯彝”（金文），以及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这些史料在司马迁时尚未出土，他不曾见过。在司马迁所看到的史籍中，除秦史外，《尚书·禹贡》、《山海经》、《楚辞》中都有关于蜀的史料。但这些书都是中原（以及楚）汉人所著，他们是根据自己的耳食来记述蜀的情况的。司马迁只能依据他所见到的史料来写《史记》。他选择了《禹贡》的说法，在《史记·夏本纪》里，他肯定：在李冰之前，岷江已得到治理，并开出了沱江。然后在《史记·河渠书》里说，李冰“凿离

堆，辟沫水（大渡河）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二江即今流过成都南面和北面的那两条河）。

后人为离堆位置（以及都江堰创建史）争论不休，根源就在于司马迁囿于《尚书·禹贡》，把望帝、丛帝开沱江的功绩错记在了大禹帐上。大禹治水不可能来到成都平原，于是有人便把开沱江的功绩归之于李冰。

比司马迁晚生90年的扬雄写《蜀王本纪》，是蜀地人写古蜀国史的第一部著作。其后，研究蜀史的著作渐多。东晋时，家住今崇庆县的常璩著《华阳国志》，详述古代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这是集大成的著作。南北朝时，酈道元著《水经注》，对《华阳国志》又有所补充。

根据史书和已出土的文物，可将蜀民族的历史大体描述如下。

在商代中叶到西周初年，蜀人的住地靠近中原汉族，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殷商奴隶主多次“征蜀”、“伐蜀”、“挞蜀”。武王伐纣时，蜀人与巴人踊跃参战，“歌舞以凌”。周灭殷后，封蜀为西方少数民族的首长（西方之“蠭”）。公元前893年，蜀人曾派使者去向周夷王献过琼玉。那以后，蜀人向西迁徙，到了今天的岷山。然后逐步沿岷江而下。这其间，蜀经历了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为“王”（部族首领）的时代。蚕丛的特点是有“纵目”，死后作石棺石椁。鱼凫时，蜀民族逐步迁到湔山（成都平原西部边沿山区），仍以捕鱼、狩猎为主。

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是划时代人物。杜宇与“梁”族通婚，率领蜀民族移居成都平原，建都于郫城，大力发展农业。还输出农业技术，使东边的巴族也由渔猎为生进步到务

农为生。所以后世四川人把杜宇称为农神，春耕时要先祭杜宇。

杜宇的晚年，成都平原发生大洪水。杜宇的“相”鳌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玉垒山就都江堰宝瓶口所在的那座山。

为什么“决玉垒山”可以清除水害呢？灌县到郫县一线的地势较高，象鱼背脊，将成都平原分成两半。西南半边有水量很大的岷江，以水多为患；在北边只有几条小河从湔山（今彭县、什邡一带山岭）流出，夏天水多，春天常常断流。将岷江水引一部分去东北，就能减轻南边水患，使北边得到灌溉。

解放后几次大修都江堰发现，金刚堤及其鱼嘴是天然陆地。现代地质学家、水利专家研究，玉垒山那个宝瓶口是地震断裂形成的天然缺口。鳌灵将天然的宝瓶口扩大、加深，然后利用其上方的陆地和天然沙洲，将岷江水撇出一支，穿过宝瓶口，引入原有的河床，形成一条江（即今柏条河），向东流去。经过金堂峡、内江，最后在泸州汇入长江。《诗经》把这条江称为“沱”。在李冰之前成书的《尚书·禹贡》，将这项工程称为“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也是这样记载的。

鳌灵开宝瓶口、沱江成功，成都平原的农业发展更迅速。政治上的结果，则是鳌灵取代杜宇氏为“王”，并且把蜀国传统的“禅让制”改成了子孙相袭的开明王朝。这一历史大转折，据推算，大约发生在公元前520年—公元前600年之间。杜宇“禅让”后，退隐西山，时值二月。蜀人思念他，把子鹃鸟称为“杜鹃鸟”，把春天开的一种红花称为

“杜鹃花”，这两个名称流传全中华，从古到今。

据史书记载，开明王朝的蜀国，农业发达，相当强盛。它不但攻略东方、南方的弱小民族，还向北进攻秦国，互有胜负。大约在公元前387年前后，蜀国与秦王相逢于秦岭褒谷。蜀王嘲笑秦王是“东方牧犊儿”（东方放牛娃），秦王说：“吾虽牧犊，当得蜀也”。史书上这段插曲说明，当时的蜀国以农业发达自豪，瞧不起秦国。秦人也自认农业落后于蜀人。

蜀人不仅治理岷江，还治理今雅安地区的青衣江。西晋太康年间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上记载，魏国瑕阳地方有人去到蜀国，参与了治理青衣江的工程，于梁惠成王十年（公元前361年）经秦国回到魏国。

《华阳国志》说，开明王朝传了十三代，由于内乱，于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战国策》记载了司马错主张秦国伐蜀的理由：“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由此可见，开明王朝的蜀国是相当富饶的。

秦灭蜀后，大量向蜀移民，把巴蜀建成伐楚的基地。公元前280年，秦国将领“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同时，秦还营建规模宏大的成都、郫城、临邛城。公元前250年，秦国任命李冰为蜀郡郡守。李冰在成都平原的水利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筑湔堰，即今的都江堰的飞沙堰和人字堤，使沱江不至于从那两个缺口流回岷江；二是在原有的沱江（今柏条河）上开出郫江（走马河）和流江（柏木河），流经成都。李冰开这两条江的目的，《史记》和《汉书》一致认为，是为了把岷山上的木材直接漂运到成都（柏条河、柏

木河都因此而得名）。行舟、漂木之余，农民可以引水灌田。

以上是根据北宋以前二千年的史籍和诗文写的。这些文献虽有差异和详略不同，但无根本矛盾。南宋、特别是元以后的文献，发生了很大变化。把古蜀国治理岷江、开出沱江的功劳全归之于李冰，贬低望帝、丛帝，甚至完全不提杜宇和鳖灵的名字，把秦灭蜀以前的蜀国描绘成蛮荒之地。各地记述，矛盾百出。解不通了，就篡改古地名，把岷江说成沫水，把观坂说成离堆，把玉垒山搬到汶川县去……。

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逆转？原因很复杂。据我的研究，客观原因是都江堰地形发生了巨变，特别是公元910年（五代十国的前蜀武成三年）岷江那场大洪水，把都江堰的金刚堤冲成两段，“鱼嘴”退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古籍中关于蜀的记载本来简略，都江堰渠道各河口的位置大变，使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的人读不懂古代的记述了，于是胡乱解释。主观方面的原因，则是封建时代文人老爱从中原汉族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盲目自大，很少研究也就不能如实地看待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连四川人写的《华阳国志》也不看在眼里。历代许多帝王又喜欢给古人封王、封神，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封建文人随声附合，于是搅乱了历史。

就说这个望丛祠吧。1500年前，它名叫望帝祠，纪念杜宇，建在今日都江堰二王庙那个地方。李冰死后一千多年间，都江堰只有这个望帝祠，并无关于李冰庙的记载。南北朝齐明帝（494—497年）时，在郫县（古蜀国国都）建起望丛祠，都江堰那座望帝祠才逐渐荒废。北宋赵匡胤封李冰为

王，在望帝祠遗址建起崇德祠，祭祀李冰。到南宋，当地人民把崇德祠改成了二郎庙，把李冰排斥在外。二郎是民间传说中伏龙治水的英雄，他的特点是三只眼，额头上竖着个“纵目”，牵一条猎狗，分明是古蜀人的形象（据史书记载，古蜀王蚕丛就是“纵目”，直到东晋，人们还把古蜀人墓称为“纵目人墓”），与李冰风马牛不相及。李冰祠与二郎庙的“矛盾”闹大了，朱熹出来调合，说二郎是李冰的第二个儿子，曾协助李冰治水。元朝时，皇帝下诏封李冰为王，同时肯定二郎是“李冰之子”，也封为王，把二郎庙改成了“二王庙”。其后的都江堰，再没有纪念望帝、丛帝的庙堂了。用四川话说，“正主子变成了偏刷刷”。妙的是，二王庙以及各地的川主宫里，都是二郎坐前殿，李冰居后殿。老百姓把李冰又变成了“偏刷刷”。

近代，史学界疑古派兴起，许多写文章的人也不相信《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书的记载（妙的是：清代考据大家胡渭和当代疑古派大师顾颉刚是相信的）。他们认为，作者扬雄、常璩是四川人，有“地方本位主义”，《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描述的四川古代史是杜撰，或者夸大的；认为古代蜀国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可能有治理岷江、开出沱江，建立强大王朝的能力。关于都江堰创建史的争论，实质就在这里。

解放以后，四川各地出土了大量文物，证明古书中，特别是《华阳国志》中描述的巴、蜀疆域是确实的。成都附近羊子山发掘出的古蜀王台观遗址，规模很大，说明《华阳国志》所记开明王朝确有其事。而且不简单。1958年修建鱼嘴大坝，在紧靠大面山的地下发现了古河床，说明古代的羊磨

江（沙黑河）引水口更靠上游。古代的金刚堤包括都江坝在内，一直伸到岷江与白沙河（古湔水）会合口附近。1974年在鱼嘴附近地下四米深处挖出东汉时刻的李冰石像，说明这里原是陆地，有寺庙、市镇（白沙邮），根本不可能是李冰用人工垒起来的。由此明白了，李冰所筑的湔堰是飞沙堰和人字堤。古代都江堰地形的发现，使读不懂的古籍能读懂了，鳖灵和李冰各自的贡献清清楚楚。对《华阳国志》的真实性，必须刮目相看。

进入80年代，惊人的发现迭出。1980年，新都马家场掘出了蜀王墓（许多史家认为是开明九世至十一世的蜀王），不仅规模庞大，而且陪葬了几百件金属器具。这座蜀王墓比秦始皇陵早120—200年，其中的几件楚制礼器，铜绿斑驳，而蜀人自制的上百件兵器和工具都制作精美，没有铜绿，光泽照人，不亚于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同样东西。这说明，古蜀国的经济水平比《华阳国志》描述的还高。

近年又传来消息，成都市郊发掘出古蜀国的木结构房架，与现在四川的木结构民房差不多。广汉三星堆发掘出比马家场蜀王墓还早几百年的文物，其中有大批青铜人，大的有真人那么大。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各国，没有可与匹敌的。这些发现令人瞠目结舌。它彻底打破了元、明、清以来种种贬低古蜀国经济文化的说法。

其实也不奇怪。《尚书·禹贡》记载梁州（主要是巴蜀）的十一种特产，前四种是：璆、铁、银、镂（钢）。《尚书·禹贡》记述了天下九州的特产，产镂（钢）的地方唯独只有梁州。这说明巴蜀的冶炼业也相当发达。

12年前，我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写文章说过：

“蜀国的社会制度虽然比春秋时中原各国落后些，但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是最早生产铁和钢的地方之一。”“蜀地产铁还产钢，蜀人老早就会凿石椁石棺，开凿宝瓶口又怎么可能呢？”当时，有些朋友说我发谬论，迷信《禹贡》和《华阳国志》。现在看来，《禹贡》和《华阳国志》并非瞎说。古代西南的蜀人，确实创造了可以夸耀于世界的灿烂文化。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古蜀国及其领袖——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

中华民族是富于历史意识的民族。这种历史意识，有时会成为包袱。阿Q就曾用“先前阔”来自我安慰。但在更多的时候，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会催人奋进。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就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我相信，读者读了《望丛古今》这本书，不仅会增加历史知识，还会由此激发起振兴中华、振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雄心壮志。

目 录

史料选译

- 蜀王本纪（节选）………汉 扬雄（2）
华阳国志·蜀志（节选）晋 常璩撰 任乃强补注（4）
水经注·江水（节选）………北魏 郦道元（17）
蜀望丛帝新庙碑记………宋 张俞（19）
杜宇鳖灵二坟记………宋 陈皋（25）
岷阳新庙望丛古帝碑（节选）……清 张日最（28）
岷阳二帝前志序（节选）……清 孙澍（31）
岷阳二帝后志（节选）……清 孙镇（35）

古蜀寻踪

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

- 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铜盨盖考…钱玉趾（40）
杜主·土主·川主祠的演变………王善生（44）
关于杜宇的其他事迹………任乃强（48）
古蜀国的望帝丛帝………李仲筠（53）
从郫县一件饰有鸟纹的战国铜矛说起…梁文骏（56）
蜀族是从哪里进入成都平原的………任乃强（60）
郫县杜鹃城遗址考………周 朗（63）

丛帝与都江堰

- 开明为蜀中治水前驱………邓少琴（67）

- 关于鳖灵治水问题 任乃强 (73)
 开明齿宝瓶口的史实 喻权域 (77)
 都江堰何时开始建造? 欧阳惠筠 (82)
 谁最早兴建都江堰 兴诗 (84)

望丛史话

- 四川最早的帝王和政治家 席尚之 (87)
 两陵千秋话蜀史 王津洪 武松乔 (88)
 “功在田畴”蜀人思 梁文俊 (96)
 林森春祭望丛祠 涛江 尹清安 (100)
 张俞与望丛祠 望孙 (102)
 望丛古祠重生辉 鹏丁 (104)
 重竖望丛墓碑 杨珍祥 (106)
 风景这边独好 杨珍祥 (107)

民间故事

- 古蜀国的传说 袁珂 (109)
 二郎擒龙治水的神话 喻权域 (112)
 杜鹃 田海燕 (117)
 鳌灵治水的爱情 卫志中 (121)

诗词荟萃

- 宣城还见杜鹃花 唐 李白 (125)
 杜鹃行 唐 杜甫 (126)
 吟杜鹃 唐 陆龟蒙 (128)
 鳌灵坟 清 赵遵素 (129)
 杜宇城 清 赵遵素 (130)
 葵望丛祠 清 袁森堂 (132)
 杜鹃城 清 卫道凝 (133)

- 渴望丛祠 清 何绍基 (134)
望丛祠 清 孙 镇 (135)
望帝墓 清 徐子来 (136)
渴望丛祠 清 黄 鑫 (137)
游望丛祠 孙志侠 (138)
游望丛祠 吊古寻幽 梁伯言 (139)
帝陵赛歌所思 路 逢 (141)
河渎神 唐 温庭筠 (143)
沁园春·郫县望丛祠 周采若 (144)
罗敷媚 (三首) 周采若 (145)

楹联赏析

- 望丛祠两楹联探意 田继章 (148)
意境清新一佳联 尹全德 (150)
一个“静”字勾勒出韵味万千
——望丛祠听鵲楼楹联赏析 戴 伟 (151)
清新淡雅一楹联 张远大 (153)
“三性”楹联耐人吟 陈尚信 (155)
高风胜迹两相依
——谈楹联的照应 夏玉琼 (157)
迭荡回环音韵美 李万霖 (159)
功德试比高 李万霖 (161)
言简意赅令人思
——楹联探意 寒 梅 (163)

古祠揽胜

- 胜迹望丛祠 卫志中 (166)
春游望丛祠 邓洪平 (173)

- 杜鹃声声 伍松乔 王津洪 (175)
赏景怀古望丛祠 陈培堃 (178)
韩素音女士游览望丛祠记 继 咸 (181)
鳖灵湖荡舟 阳 春 (183)

望丛赛歌会

- 望丛赛歌会史话 曾祥麟 (186)
人潮如海 欢歌动地
——郫县“望丛赛歌会”侧记 ... 杨珍祥 李轶 (188)
农人竞歌田 纪念蜀先贤 潘晓铭 (191)
谁为帝乡写新词 路 逢 (193)
时髦青年学山歌 刘 蓉 (195)
国策生辉民康乐 邀得三姐赛歌来
——郫县第五届望丛赛歌会巡礼 于长华 (197)
乡音乡曲唱丰年 卫志中 (199)
山歌传宝岛，亲人寻声归 杨珍祥 (205)
跋 胡宗祥 (207)

史 料 选 译